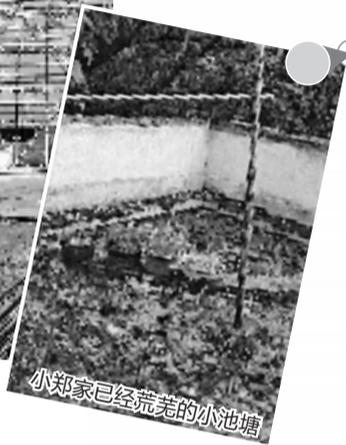




## 为了赚大学生活费 这个暑假他在工地干活 爸爸走了 向妈妈证明“我也行”



本报记者 黄莺

上午11点,阳光很猛。

兰溪创业大道一个工地上,郑睿群正在帮忙收拾场地,把工人切割下来的钢板、钢筋等边角料装进小车,然后推走。瘦瘦弱弱的他,做这份小工一个多月,赚到了4000多元。

郑睿群今年高考,考上重庆一所民办高校,读金融科技专业,学费等费用很高。他说:“我想尽量把生活费赚出来,我妈能放心些。”

### 生活一年比一年好,爸爸却突然因病离世

郑睿群读高一的时候,爸爸因为癌症去世。

“爸爸走的时候,正好是高一下学期期末考。他走得很急,我都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。”郑睿群说。

“高考也是在夏天,考试时我又想起了我爸,特别想考好,大概紧张了,分数比预计的低了一些。”小郑说,他高中挺努力,有时候清晨4点钟就会醒来,天还没亮,就从宿舍里“逃”出去背书,没想到还是没能考得更好一些。

郑爸爸在世时是水电工,妈妈

也在家附近的厂里打工,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郑睿群初中时家里开始造房子,当时已经造好了四层小楼,外墙和厨卫也基本装修结束。

郑爸爸喜欢鱼,还在院子里修了个小小的池塘,如今池塘长满了水葫芦,基本荒芜了。三楼是毛坯状态。

小郑说:“农村造房子,都是赚一年钱,装修一点,现在你看到的样子,就是我爸走的那年的样子。”

### 知道了赚钱的不易,想证明自己能保护妈妈

高考一结束,郑睿群就开始找工作。“先是在同学家的饭店端盘子,虽然忙起来很忙,但是包吃,还有空调,觉得挺好的。”可爷爷生病了,他赶着去照顾爷爷,这份工作就没了,“后来有亲戚介绍了工地的活,虽然累点,但也能赚到钱。”

“工地上干活是每天凌晨3点开始,11点下班。所以我半夜两点多就起床了。”他说,他是第一次知道为什么那么热的天工人要穿长袖干活,原来是防晒伤的,“但脖子防不住,都晒脱皮了。”

他说工地上的人对他很好,还想让他学点技术,工资可以更高,“他们教我电焊,手都烫出泡了。”

“其实早就知道我妈赚钱很辛苦。”郑睿群初中时见过妈妈的工作环境和强度,“要连续工作12小

时,夜班从晚上7点上到第二天早上7点,我觉得我都吃不消,我妈快50岁了还在做这个体力活,其实也是想给我攒点钱。”他也想过如果爸爸还在,妈妈就不用这么辛苦,可以换一份稍微轻松点的工作。

记者问他,知道家里还欠债吗?“我妈没和我说过,她还当我是孩子,一直在保护我。但是我想证明我长大了,也可以保护妈妈。”他觉得和妈妈讨论想法没什么用,直接拿出行动就好了,“解决问题,做比说有用。这个暑假我不停在打工,就是为了证明自己。”

关于未来,他也有自己的想法:“我进了校友群,看到了我们系的学习方向,还有学长们找工作的故事。我想着要好好读书,以后争取考研。”

“中天·钱报”助学行动第17季日前启动,我们遇到了这样两个孩子,一个在工地打工,一个在家里做零工——兰溪的郑睿群和何佳斐,都想成为家里新的顶梁柱。因为,他们的父亲都已离世。

虽然这次的高考成绩不算理想,但他们都足够努力。努力学习,努力成长,努力赚钱,努力让天堂的爸爸放心。生活,不会辜负一个努力的人。

## 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 几乎所有志愿都填了护理学 弟弟妹妹还小 我想早日成为顶梁柱

何佳斐家,在兰溪市永昌街道胡思村村口第一间。记者去的时候,她的妈妈正在打扫院子,“有客人来,总要干干净净的。”

小何爸爸2021年去世,胰腺癌。家人曾努力想要留住他,掏空了原本就薄的家底,借了很多外债,家里的顶梁柱还是走了。何佳斐是大女儿,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,都比她小三岁。

何佳斐是个内向的孩子,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的时候,就会露出很腼腆的笑容。她高考考了543分,对她而言不算好,“语文有些题目都没来得及答,考崩了。”

成绩出来后,为了尽早成为家里的新顶梁柱,她几乎所有的志愿都填了“护理学”。



### 和妈妈一起做“来料加工”,一份能赚5角钱

家里房子是父亲生前盖的。何佳斐还记得厨房装修是父亲最后做的一件事情,“我爸已经把厨房装修的瓷砖、橱柜、门板都定好了,人也找好了,然后就查出病了。”

何爸爸真是家里的顶梁柱,赚钱是他,家里做饭也是他做得多,“他空下来喜欢给家里人烧好吃的,所以攒了点钱,就先装修厨房。”小何家的厨房,是整幢房子里装修最好的地方,干净又有现代感。

房子外立面只有部分抹了水泥,很多还是红砖直接外露。三楼还几乎是个工地,黄沙水泥都堆在一侧,看得出当年男主人是想自己

搅拌水泥,把地面弄平。

想起何爸爸,何妈妈悄悄抹了眼泪,“他以前是在村里的砖瓦厂开车,他在的时候,家里吃吃喝喝的都够了。”

家里三个孩子都还没有长大,何妈妈说:“我只能让自己熬一熬,再熬一熬,告诉自己,等孩子都去工作了,就会好了。”

何妈妈身体并不好,只能在家里接一些来料加工的活,平时她自己做,赚得少些。现在几个孩子都放暑假,可以帮着一起做。这个暑假,二楼客厅经常被用作“厂房”,母子4人组成小流水车间,效率高了很多。记者去采访的时候,他们接的活是打包,先把5份商品装进小袋子,接着把8个小袋子装进一个盒子,这样一套流程可以赚5角钱。

### 家里还有外债,等到我们工作了再还

作为长女,何佳斐对家里的经济情况很清楚,也知道面临着什么,“外债有27万,是跟亲戚借的。还有这几年读书,也会借钱。妈妈说,需要我们工作以后还。”

填志愿的时候,她几乎只选择了一个专业——护理,“从公办到民办,还填了四所大专保底。”小何说,她只填了40个志愿,90%选了护理学,还填了个别学校的师范专业,目的只有一个:毕业好找工作。何妈妈说,拿到录取通知书那

几天真是又高兴又发愁,高兴的是好歹是个本科,发愁的当然是独立学院的学费,“除了要缴的学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,也不知道该给她准备多少钱才够,只能先借着再说。”

为了省钱,这次开学,从没离开过兰溪的何佳斐要一个人前往大连,对于未来她也很忐忑。她知道自己背负着一家人的期望,“就是想好好读书,尽量能打工赚出生活费,或者试试拿奖学金。”

本报记者 黄莺